

明清時期澳門城市發展研究

葉 農*

澳門本是中國海濱一處不為人注目的地方。但自從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入居之後，它逐步發展成為中國領土上一個具有南歐風情的城市，充滿傳奇色彩，魅力無窮。今天，我們要探求其傳奇色彩與魅力的來源，以城市史學為理論基礎，從澳門城市發展史着手，肯定是一條探索此秘密的捷徑。

澳門城市發展史研究目前正在成為澳門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話題。為了給澳門歷史城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先行作準備，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出版的《文化雜誌》，不遺餘力地刊登了許多有益的關於澳門城市發展史研究的專題論文。一時中葡史家雲集，有一批非常有見地的澳門城市發展史研究論文面世，如巴拉舒著〈澳門中世紀風格的形成過程〉，湯開建教授著〈明代澳門城市建置考〉等，這些論文都從不同的側面論述了澳門城市發展中的重要的方面。還有許多學者對城市問題也有論述，如白樂嘉（J. M. Braga）、博克塞（C. R. Boxer）、潘日明（P. Benjamim António Videira Pires）、施白蒂（Beatriz A. O. Basto da Silva）和普塔克（Roderich Ptak），吳志良、金國平等對我們理解澳門城市的發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框架。故本文將就澳門葡城在明清時期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問題發表一點淺薄的看法。

葡人對澳門的選擇 葡城的布局與早期建設者

一、葡萄牙人對澳門的選擇

自從葡萄牙人首先抵達中國後，先在珠江口東岸的大嶼山建立了Tamao據點⁽¹⁾，但不久就被驅逐。此後，又在福建漳州、浙江寧波等地建立走私據點，亦均被明朝政府摧毀。後來，他們又來到廣東的一些島嶼與港灣進行貿易，如上川島、浪白澳等地，均未能長期立足。最後，經過長時間的挑選，他們終於找到了珠江口西岸的澳門。

澳門被選擇符合葡萄牙人的一貫原則：將城市和商站建於河口、海口、半島、海島之上。在葡萄牙人的東方航線上，他們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堡與商站，這些城堡與商站選址的共同特點是以航線上重要的河口、海口、半島、海島為選擇點。珠江口西

岸的澳門，那裡地理位置優越，在葡萄牙人入居之前，已經是多國商船聚集之地。

葡萄牙人選擇澳門，另有一個重要的宗教原因，那就是澳門之南有一處地方叫“十字門”。據嘉靖二十四年（1545）《香山縣誌》載：

（……）箔洲、孖洲、游魚洲、大吉山上東，中水曰內十字門；小吉山上西北，中水曰乾門；九澳山上東南西對橫琴，中水曰外十字門。其民皆島夷也。⁽²⁾

十字門，在澳門南面由舵尾、雞頸、橫琴、九澳四山對立、海水縱橫成十字而得名，是一處重要海船錨地，此名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前就已經存在。

十字，即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永恆標誌。羅馬教皇募集的、以維護基督教為名向地中海地區進攻

*葉農，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古籍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港澳史、基督教傳華史等研究。



的軍隊就曾叫“十字軍”，他們發動的歷次戰爭亦稱為“十字軍東征”。葡萄牙是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國家，其臣民亦多有虔誠而堅定的天主教徒，當他們來到澳門地區，得知此處有地名為“十字門”，這一定會深深地打動他們，或許他們認為這是上帝的啟示，他們必須在此地居留。

關於這一點，中國人都注意到了。在許多中國文人的詩文中，均將十字門與澳門天主教的標誌性建築——聖保祿教堂（即華人所稱“（大）三巴寺”，“三巴”即“聖保祿”的粵語譯音）聯繫在一起。章文欽教授說：“詩人們每喜將三巴寺和十字門聯繫在一起。康熙二十三年（1684），香山人劉世重（……）寫下了‘番童夜上三巴寺，洋舶星維十字門’的佳句。其後佳句疊出。李遐齡的‘鐘鳴月上三巴寺，風起潮生十字門’，亦寫夜景。釋跡刪的‘山鐘近接三巴寺，海氣晴分十字門’，則寫晝景。黃呈蘭的‘海市遠通門十字，蜃樓高聳寺三巴’，嵌入海市蜃樓之典，有化凡為奇之勝。陳曇的《十字門》：‘海舶連雲此地屯，耶穌天主教猶存。今朝浪後三巴寺，昨夜雲生十字門’，則把十字門與天主教聯繫在一起。”⁽³⁾

二、葡萄牙人澳門定居的最初選點

要在澳門建城並非易事。葡萄牙人來到中國海岸後，曾多次嘗試着建立城鎮，均以失敗告終。但是，這為葡萄牙人後來在澳門成功建城提供了經驗。葡萄牙人獲准入居澳門後，經過1554-1557年間的猶豫與觀察，便開始了澳門葡城的建設。其城址的選擇，葡萄牙人考慮到了制高點、港口這些軍事、宗教和商業的原因，故選擇了在今大砲臺所在的大三巴山與西望洋山之間的山谷地帶。據（清）徐繼畲輯《瀛環志略》載：“隆慶初，抵粵東香山縣之濠境，即澳門請隙地建屋，歲納租銀五百兩，疆臣林富代請許之，葡萄牙人遂立埔頭於澳門，是為歐羅巴諸國通市粵東之始。（……）葡萄牙，係西洋小國，得此奧宅，如登天上。以其餘資，廣築樓館，綿亙萬廈。”⁽⁴⁾這塊“隙地”，南北兩頭有山，東西分別面臨外海與通往廣州城的內港河道，便於防守且交通便利，戰略位置很重要。

三、葡城早期佈局方式：村街模式

在澳門，葡萄牙人對城市佈局相當重視，他們選擇的是傳統的村街佈局。其中，“街”應該指直街及以後形成的街道網。“葡萄牙的城市和鄉鎮成千上萬條大街、馬路、小巷和廣場都有着各處不同的名稱。但是在葡萄牙大部分城鎮中有一條街的名稱是全國都一樣的，這就是：直街。一般都將這一名稱賦予城鎮中最古老最具傳統特色的一條街，其實這樣的街道往往是不規則的，人們稱之為‘直街’的街幾乎總是彎彎曲曲，而且是‘城（鎮）中最彎曲的街道’。（……）澳門也有一條直街，它沒有擺脫葡萄牙的這一傳統。”⁽⁵⁾

澳門建城是從直街開始的。直街在1557年左右開始於沙欄仔街附近，連接聖安東尼堂（即花王堂），直達大三巴街附近。然後向營地大街發展。而營地大街作為一個聚集點，街道向兩個方向發展。一是連接大三巴街，一是聯接龍嵩街，通過龍嵩街向聖奧斯定堂（龍嵩廟）及聖老楞佐堂（風順堂）方向發展，這是直街的主幹。它中間連接了兩個“前地”（廣場）：一是大三巴堂前地，一是議事會前地。通過沙欄仔街、花王堂街、大三巴街、營地大街、龍嵩街，又魚骨式地向兩邊延伸，形成街道網。而其中的“村”，澳門的三大堂區：花王堂區、望德堂區、風順堂區，就是城中的定居區。人們根據自己的信仰和貿易的需要，散居在這幾個教堂週圍，進而逐漸形成不同的街區。這些居民區後經發展，形成了澳門葡城。

四、澳門城市早期建設者

早期葡城建設者，有以下幾類：葡國商人、葡亞混血後裔、為葡萄牙人提供服務的中國僕人的精英、耶穌會士。（葡）奧利維拉說：“創建城市的居民（我們已經可以稱之為澳門人）是一群與馬來、暹羅、日本和中國婦女有關係的商人和葡—亞混血兒。他們是這個項目的第一批投資者，在這種商人團體的基礎上，澳門開始迅速地發展起來。”⁽⁶⁾此外，澳門葡人至少還擁有其他兩個重要群體的支持：

1）耶穌會士。澳門葡人想方設法吸引耶穌會參與澳門這個葡亞基地的建設，並得益於一些城市創

◁ 澳門夢幻之夜：議事亭（多媒體·油畫布面）馮寶珠·2007年



建者（主要是迪奧文·佩雷拉家族）與1545年左右開始來到本地區的耶穌會士之間的友好關係。由於耶穌會士的知識淵博，能言善辯，以及他們對不同種族、宗教和習俗的寬容，澳門葡人首先期望利用他們的參與，給中國當局留下深刻的印象。⁽⁷⁾

2) 中國僕人中的精英，即一些在中國給城市擔任“嘴巴和耳朵”的翻譯，即龐尚鵬所言“其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為之”⁽⁸⁾。他們在同中國當局進行外交活動時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中國人對建築的經驗也是澳門城市建設的一個重要的來源。如中國人對蠟灰和竹木等材料的使用，也為葡萄牙人找到便宜好用的建築材料提供了足夠的經驗。

澳門葡城建設的核心理念

澳門城市最初的建立同葡萄牙人的宗教觀念緊密關聯，並同耶穌會士（同樣被稱為“保祿主義者”）直接聯繫。事實上，葡萄牙人就是把自己當成像聖保祿那樣到東方異邦人中傳教的使徒。關於葡萄牙人的宗教熱情與英雄主義，其著名詩人賈梅士（Luís de Camões）的名著葡萄牙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Os Lusíadas*）就是最好的反映。他在詩中要求其國人根據天主教的精神，努力去征服世界，並要將基督福音遠播到東方的中國和日本等地：

你們這些竊取了像多美一樣，上帝的使徒這種名義的人們，我要說：如果你們真是使徒，為什麼不去傳播神聖的信仰？如果你們是鹽已在國內變質，你們在那兒誰也不配做先知，否則（更別說不信基督的人），何以砲製當今許多異端邪說？（第10章119）

看那便是名喚占婆的海岸，茂密的大森林裡香木參天，交趾支那就像是一個謎團。還有那世俗不諳的海南灣，就在這裡屹立着中華帝國，她有難以想像的土地財富，從北回歸線到寒冷的北極，全部歸屬她那遼闊的幅員。（129）

你看那座難以置信的長城，就修築在帝國與鄰國之間，那驕傲而富有的王權力量，這便是確鑿而卓越的證明。（130）

（……）這隱約的海島與中國遙峙，你們從中國出發把她尋覓，這是盛產精美白銀的日本，神聖的宗教為她傳遍福音。（131）⁽⁹⁾

葡萄牙人的聖保祿精神（澳門視聖保祿為其主保聖人）在葡城建設中亦時時體現。首先，城市的“頂峰”被命名為聖保祿山，整個宗教、軍事綜合體都被命名為大三巴教堂、聖保祿書院、大三巴砲臺。其次，它週圍的街道被命名為大三巴斜巷、大三巴右街、大三巴街、大三巴巷等。另外，澳門北部城牆上一個通往內地的城門亦叫三巴門，三巴門即聖保祿門。將此門命名為聖保祿，亦反映了葡萄牙人希望像聖保祿那樣，傳教異域，以基督征服中國的理念。這說明葡萄牙人把他們對於宗教的信念從開始就帶入了這個城市的建設中，成為澳門葡城建設的核心理念。

澳門城市發展的分期

歷經明清兩代，至鴉片戰爭結束，澳門城市發展經歷了以下的階段：

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前，雖然已有中國人在此定居，但在葡人入居以後的三百年裡，澳門城市發展的主體是葡萄牙人居住區（即葡城）。在此時期裡，澳門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在開埠後歷經近百年的興盛之後，逐步走向了停滯衰落。因此，葡萄牙人貿易興盛之時，積極推進澳門城的建設，奠定了其發展的基本格局。根據澳門葡城建設的進程，可分為：

1) 1554-1582年“葡城”的開創時期。儘管初期的建築多為竹木結構，但各宗教主要建築地點都已選定，城市社區用地範圍都已明確。澳門華人亦確立其居住區。據湯開建教授考證，澳門此際已形成了一條“中貫四維”的十字大街，華人已在這街區的“德”字街上居住。⁽¹⁰⁾

2) 1583-1637 年澳門城市基本框架的形成時期。1583 年，葡萄牙人得到兩廣總督陳瑞的口頭承諾，允許在澳門居住。⁽¹¹⁾澳門議事會成立後，澳門城市的建築開始以磚石材為主，尤其是教堂建築向持久、穩固、莊嚴方向變化。隨著貿易的飛速發展，荷蘭人開始圖謀進攻澳門。澳門先後建設了城牆和防禦系統，尤其是 1623 年以後，澳門的主要砲臺均已建立。⁽¹²⁾1626 年，澳門城牆的建成和 1637 年作為澳門城市象徵的大三巴教堂竣工，都標誌着澳門葡城基本成形。

3) 1637-1757 年澳門城市發展停滯時期。此期間因為貿易衰落，葡萄牙人在東方的競爭力下降，澳門

一蹶不振。澳門城市幾乎沒有大的城市建設工程。

4) 1757-1849 年澳門城市轉型時期。⁽¹³⁾此時期，澳門由葡人的貿易港，轉型為來華西人聚居地，這帶動了澳門城市功能的轉型。1784 年，澳葡當局買下了現議事會的地方，建成了新的議事會大樓，城市重心進一步向南灣發展。

澳門葡城的建設

明清時期，澳門葡城的各個要素是怎樣建成的呢？

一、砲臺與城牆

從葡人入居至 1637 年，澳門已建成砲臺有：

砲臺名稱	建築時間	地 點	備 註
沙梨頭砲臺 (Patane Bulwark)	1562	花王堂附近的沙梨頭(near the Calçada of Palanchica, on the small elevation of Patane close by a small chapel dedicated to S. António)	
大砲臺 (Fortaleza de S. Paulo do Monte)	1617-1626	大三巴山頂 (On S. Paulo do Monte Hill)	又名三巴砲臺，漫地砲臺，聖保祿砲臺
東望洋砲臺 (Fortress of Nossa Senhora da Guia)	始建於1622年， 1635年拆除， 1637-1638再建	東望洋山頂 (On Guia Hill)	又名基亞砲臺
西望洋砲臺 (Nossa Senhora da Penha de França Bulwark)	1622-1623	西望洋山頂 (On Penha Hill)	又名竹仔室砲臺，佛蘭 孃聖母砲臺 1892年拆除
媽閣砲臺 (Fortress of S. Tiago da Barra)	1622-1629	媽閣山下 (on the shores of Barra Hill)	又名娘媽角砲臺，罷辣 砲臺，聖地牙哥砲臺
南灣砲臺 (Fortress of Nossa Senhora do Bomparto)	1622	西望洋山東南面，南灣西頭(the extreme western side of Praia Grande Bay)	又名燒灰爐砲臺，蓬巴 而底臺，聖母砲臺。 1892年拆除
嘉思欄砲臺 (Fortress of S. Francisco)	1629	南灣湖南端(the extreme southern end of the Praia Grande Bay)	又名：噶斯蘭砲臺、法 蘭濟斯砲臺，聖方濟各 砲臺
聖伯多祿砲臺 (S. Pedro Bulwark)	1622年以後建造	南灣湖中點的海邊(at the mid-point of the Praia Grand waterfront)	1934年拆除
仁伯爵砲臺 (S. Pedro Bulwark, and S. Januário Bulwark)	1622-1626	山頂醫院附近(on the top of the hill above the Fortress of S. Francisco)	又名：伯多祿砲臺或耶路 尼砲臺，俗稱山頂砲臺 1640被中國政府拆除
聖若昂砲臺 (Bulwark of S. João)	未知	與城牆相連，在城牆與水坑尾街相交之處 (on the crossing of the Campo street and the old northeast section of the City's Walls)	

據 Jorge Graça,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their design & history*,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Turismo de Macau, 2nd edition.
及前揭《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頁 246-247 編製。

澳門城市城牆的建設則較為複雜，由於它違反中國明朝政府的規定，多次築好後，又被明朝政府拆毀，所以是一個曲折的過程。它的建築分為幾個時期：從1569年至16世紀末被明軍拆毀；從1604年開始至1607年，基本築好，但又在張鳴崗任兩廣總督時被明政府拆毀；從1617年起，澳門葡人違反海道副使俞安性〈海道禁約〉中關於“禁擅自興作”的規定，在“通賄中國官員，使其不加干涉”的情況下，開始偷偷地進行。至1621年，在荷蘭的威脅之下，築城牆速度大大加快，1622年，基本完成了北部城牆的修建。1623年，馬士加路也（Dom Francisco Mascarenhas）出任兵頭後，他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了澳門城牆和軍事防禦體系，城牆於1626年完成。^{〔14〕}

城牆的建成，意義非同一般。由於城牆是中世紀時期的防禦系統，更重要的是，它把城市生活與

周邊地區分割開來，故城牆成為了城市的標誌。所以，澳門城牆的建成，就標誌着澳門葡城的建成。此外，城牆亦給葡城劃定了界限，這個界限正如格拉薩指出的：“這個早期的澳門有它的界限：在北面，是仁伯爵砲臺與大砲臺之間的城牆；南面是南灣砲臺與西望洋砲臺之間的城牆。東面是大海與嘉思欄砲臺至仁伯爵砲臺之間的城牆。最後，西面是部分地方有城牆保護的內港。”^{〔15〕}

二、教堂與廟宇

1586年，澳門獲得了“天主聖名之城”的稱號。獲得這個名稱，說明澳門城天主教文化佔據了主導地位。這有兩層含義：首先，從物質層面來說，它是一座教會建築之城。從1557年至17世紀中葉，澳門城內建起了許多天主教教堂，為後來澳門成為世界上教堂密度最高的地方打下了基礎，亦突顯了澳門的天主教文化特色。（參見下表）

教堂名	位 置	建築時間	備 註
聖老楞佐堂(Igreja de São Lourenço)	風順堂街	1558至1560年木棚時期，1618年建成石質結構	又名：風順堂、風信堂、海神廟
望德堂(Igreja de São Lázaro)		1558至1560年木棚時期，1637年建成石質結構	聖拉匝祿堂、發瘋寺
聖安東尼堂(Igreja de Santo António)	花王堂街	1558至1560年木棚時期，1638年建成石質結構	花王堂
聖保祿教堂(Igreja de São Paulo)	大砲臺腳	1563年原始教堂建成，1959年焚毀重建，1601年焚毀，1602至1603年完成教堂，1637年完成了教堂的前壁—著名的大三巴牌坊	大三巴堂
噶斯蘭廟(Igreja de São Francisco)		1579	方濟各會堂
瑪爾定堂	半島東部	1580	羅明堅建
大堂(Sé Catedral)	大廟頂	1581	
聖奧斯定堂	崗頂	1586	又名龍嵩廟、龍松廟
聖多明我堂(Igreja de São Domingos)	板樟街	1587	又名板樟堂，聖母玫瑰堂。西班牙多明我會士建
聖母堂	西望洋山頂	1622	卑拿炮臺改建
主教山小堂	西望洋山頂	1622	原屬聖奧斯修道院
雪地殿	東望洋山東望洋城堡內	1626	供奉“雪地聖母”
聖家辣堂	南灣街與水坑尾街交界處	1633-1634	又名尼姑廟

本表根據《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澳門大百科全書》等編製。

其次，是教會的貢獻。教會，尤其是耶穌會，對於葡城的建設，影響很大。以耶穌會為例，它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澳門城的規劃。耶穌會規劃了澳門的市中心——議事亭前地。二是耶穌會在聖保祿山，以聖保祿教堂為核心建成了一個龐大的宗教建築群和軍事綜合體——大三巴砲臺，成為了澳門的制高點。耶穌會士興建這

個綜合體的目的，就是要在澳門表達出宗教至上的理想，將信徒們引入一個人間的天國。⁽¹⁶⁾

再次，從精神層面上說，葡萄牙人在這裡建立的城市是一座上帝之城，有許多教堂和忠誠的傳教士，城市裡的人們對上帝無比忠誠。

澳門華人也建設了許多廟宇（見下表）：

廟名	始建時間	地點	廟名	始建時間	地點
媽閣廟	1579年以前	澳城南端(官廟)	路環天后廟	乾隆時	路環
觀音堂	1627	澳城北部望廈村	新廟	1811年前	蓮峰山
聚龍社	明朝	關前街	火神廟	1820年前	沙梨頭
永福古社	1644年以前	澳城西北沙梨頭	福德祠	1820	下環河迎新街
水月宮	1644年以前	澳城西北沙梨頭	旺廈觀音古廟	1820	美副將馬路
哪吒廟	1650年代	柿山	閣塔	1828	新村尾
正覺禪院	康熙時	媽閣廟內	先鋒廟	1820-1840	蓮峰山麓
關帝廟	1692年前	營地街(官廟)	北帝廟	1844	氹仔
天后廟	1722年前	澳城北部望廈村	三婆廟	1845	氹仔
關帝廟	1780	新市西街	蓮溪廟	道光時	新橋

三、廣場、市場和公共建築

澳門的城市中心廣場是議事廳前地及其鄰近街道。這裡有澳門葡人自治權力中心議事亭，有慈善機構仁慈堂，有醫院白馬行醫院，有教堂聖母玫瑰堂等，有市場營地大街，有一條通往前地的街道——直街。在“天主聖名之城”的西部，形成了市場區。這片市場，在營地大街以西至內港海邊的區域內。從現在這裡留下的街名，我們就可以看出當時這裡是一個

有很細分工的、有產業分工特色的市場。營地大街在葡語中稱“商人街”。那個地區叫 Bazar，漢語相對的名稱是營地大街或營地街市。這便是漢語中所說的“澳門街”。“澳門街”意即“澳門街市”。澳門最初的街市應為標注為“畏威懷德”四個字的十字街，是一條中貫四圍的十字大街，即位於現在的關前正街、草堆街、營地大街附近的十字形大街。⁽¹⁷⁾ 澳門公共建築則主要包括工廠、醫院、學校等（見下表）：

類型	名稱	建築時間	地點	備註
工廠	鑄砲工廠	開埠初期	西望洋山腰	
	石灰工廠		燒灰爐	
	織造工廠			
	製鏡工廠			
	製鐘工廠			
	製蓆工廠			
醫院	聖辣法耶醫院	1569	伯多祿局長街	卡內羅（D. Belchior Carneiro）主教創辦，又稱為“醫人廟”、白馬行醫院、慈善醫院、貧民醫院
	兩座醫院	1623		
慈善機構	仁慈堂	1569	議事廳前地	華人稱之為“支糧廟”
學校	聖保祿公學	1565	大砲臺下	至1594年成為遠東第一所西式大學。擁有圖書館、印刷所、診所、藥房和天文觀象臺，與聖保祿教堂組成一個宏大的公共建築群

本表根據前揭湯開建教授著《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頁234-237，及吳志良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10月）相關內容編制。

總之，至16世紀中期，城市格局基本形成。澳門房屋建築連片成區，公共建築規模龐大，各種軍事防禦設施基本完成，出現了一座座的西式教堂，一幢幢的西洋風格公共建築物，加上形形色色的西洋式民居，一座完全歐化－葡化的中世紀城市出現在大明帝國的南海之濱。

從葡城建成之後至18世紀中葉，澳門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走向了衰落，反映到澳門城市建設方面，出現了澳門城市發展的停滯期。澳葡當局又在澳門實行自閉政策，盡力不許其他外國人插足，在此後的一個世紀裡，錯過了幾次使澳門城市轉軌重獲生機的良機，使澳門陷入了困境：經濟瀕臨崩潰，葡人極度貧窮，生活無以為繼。在這種窘境之下，澳門已經不能，也無需要繼續再進行城市建設，故葡城的建設與前期蓬勃發展之勢相比，陷入了令人可歎的停滯期。

從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澳門城市功能從葡萄牙人貿易港轉型為所有來華西方人居留地。隨着城市功能的轉變，澳門城市建設又重新起步，以適應澳門城市功能的轉變。

這個轉型開始於1757年。據《澳門編年史》載：“1757年1月15日，澳門總督高定玉（Francisco António Pereira Coutinho）維持對外國人在澳門定居的王室禁令；祇有在‘進行其貿易期間’或路過此地、等待交通工具時才可在此停留”。⁽¹⁸⁾2月9日，議事會議決：“為了向外國人表示好客，而准許他們暫時在澳門居住。”⁽¹⁹⁾澳門房東可以租房給外國人，特別是那些某種意義上作為各國的代表人物的各公司的大班。

英國散商是澳門葡萄牙人房屋的最早租客。據《澳門編年史》載：“1769年1月24日，議事會批准‘伊納希奧·德·索薩（Inácio de Sousa）神父之姐



澳門夢幻之夜：港務局大樓（多媒體·油畫布面）
馮寶珠·2007年

妹把房屋出租給一個英國私人的申請。’”⁽²⁰⁾這標誌着散商居澳合法。從此，大批各國洋商，甚至一些國家的政府代表、外交使節亦進駐澳門，至18世紀80年代之後，外人居澳已經是大勢所趨了。1809年5月7日，兩廣總督百齡親赴澳門，瞭解到長駐澳門的外籍居民是：葡屬4,963名、英國人40名、人9名、荷蘭人7名、瑞典人4名、普魯士人2名。⁽²¹⁾這些人人數不算太多，但他們多為來華經商者，其背後多代表一些頗有實力的洋行公司，經濟實力不可小看。此外，臨時來澳的外僑人數，遠比這大得多，僅外籍水手，每年就數以千計。

大批外國人入居澳門，使澳門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澳門的貿易功能降低了，消費功能增長了，過去出海貿易是經濟的支柱，現在面向外僑的服務行業成為澳門經濟的支柱。至1827年，大部分澳門葡人“藉他們的土地所有權的獨佔為生”，向各國來澳人員出租房屋，“澳門最近盛行房屋投資，現在留居澳門居民的唯一可行的資本投資辦法就是出租房地產。”1832年，僅外僑向當地居民支付的房租一項就超過了三萬元。⁽²²⁾而難以估量的數目是，倉庫租金、代理傭金、租船運費以及常年居住在這兒的吃穿行樂等各項生活開銷。這些均帶到了澳門經濟的復蘇與發展。馬士稱：

葡萄牙人的貿易衰落了，但澳門卻繁盛起來，它在中國人的監督下，變成各國與廣州間貿易的基地。一切進口船隻都在那裡僱用引水和買辦，它們也從那裡出發的方向；商人們在每季季末，都從廣州商館回到那裡，並在那裡等待下一季度的來臨。⁽²³⁾

上述這些因素，反映到澳門城市發展方面，表現為澳門城市建設又重新活躍起來，西式建築物發展較快，尤其是葡人居住區——

屋多樓居。樓三層，依山高下，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葉狀者，其覆俱為螺旋形，以巧麗相尚。垣以磚，或築土為之，其厚四五尺，多鑿牖於週，垣飾以堊。牖大如戶，內闔雙扉，外結瑣窗，障以雲母。樓門旁啟，歷階數十級而後入。⁽²⁴⁾

以後，中國人居住區逐漸向西人居住區滲透，並逐漸沿着內港擴展。18世紀到19世紀初，澳門城內的變化主要是居住區的擴大，在南灣，一排排西式樓房平地而起，海灣大道得到擴寬。在今日的大街、庇山耶街、打攬圍、木橋街、爛鬼樓巷之間，一批中式房屋建起。著名的白鴿巢也在此時期獲得

開闢。在中國人居住區，則有新的廟宇建成，如蓮峰廟、關帝廟和蓮溪廟等。

【註】

- (1) 見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1注(2)。
- (2) (明)黃佐編纂：(嘉靖)《香山縣志》卷一〈山川〉。
- (3) 章文欽：《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基金會1995年2月出版，頁181。
-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6冊，頁663。
- (5) (葡)官龍耀(Luís Sá Cunha)：《葡萄牙圖文並茂》之“直街”，澳門文化學會，1990年。
- (6) 奧利維拉著，楊立民譯：《葡中接觸五百年》，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東方基金會，1997年，頁48。
- (7) 參見《葡中接觸五百年》，頁49。
- (8) 龐尚鵬：《百可亭摘稿》卷一〈撫處濠鏡澳夷疏〉。
- (9) (葡)賈梅士著，張維民譯：《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4月，頁448，頁452，頁453。
- (10) 參見湯開建：〈明代澳門城市建置考〉，《文化雜誌》中文版第35期，頁80。
- (11) 參見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5；另見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9年11月，頁212。
- (12) 前揭《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頁244-245。
- (13) 參見郭衛東：〈論18世紀中葉澳門城市功能的轉型〉，《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2期，頁149-160。
- (14) 前揭《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頁239-243。
- (15) See Jorge Graça, *The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their design and history*,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Turismo de Macau, 2nd edition, p. 121.
- (16) 前揭《澳門的“頂峰”：耶穌會宗教、文化及軍事綜合體》，頁15。
- (17) 湯開建：〈明代澳門城市建置考〉，《文化雜誌》中文版第35期，頁80。
- (18) (瑞典)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10月，頁153。
- (19) 前揭《澳門編年史》，頁48。
- (20) 前揭《澳門編年史》，頁163。
- (21) 故宮博物院編印：《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三)，1932年出版，頁2。
- (22) 這幾處引文等，參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四，頁162，及前揭《早期澳門史》，頁49。
- (23) 前揭《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頁50-51。
- (24) 前揭《澳門紀略》卷下〈澳蕃篇〉。